蟠虺



○刘醒龙　（连载23）

到这一步时，关书记还没有想到，需要即刻看望一下曾本之。

接下来的两件事有点琐碎：郑雄现在用的公务车，要带到青铜重器学会继续使用一阵。郑雄自己提出来，人事和工资关系仍旧放在文化厅。关书记说没问题，只要“老省长”不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就行。常务副部长要郑雄亲自问一下“老省长”的意思。郑雄不愿意，说这种小事，“老省长”应当不会过问，也不会在乎的。后一件事三个人纠结了十几分钟。之所以最后说定，暂时保持现状，是因为部长开完常委会后赶了过来，要作重要指示。部长要大家万分尊重青铜重器方面的学术权威曾本之先生，在青铜重器学会的运作过程中，不能有任何负面的舆论传出来，特别是在名誉会长和会长人选问题上，要做好解释工作。要向有关方面说明，曾本之先生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时间，省委和省政府，还有全省人民需要他，需要他在楚学研究里做出新成果，攀上新高度。

让关书记意想不到的是，郑雄竟然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出，将曾本之作为本省的院士候选人申报上去，这样一来，就能避免部长所担心的负面影响的出现。

关书记更意想不到的是，部长竟然同意了，还说“老省长”也很关心这件事，本省是青铜重器大省，早就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一面青铜重器的大旗。

省委常委会是八点四十分散会的。从常委小会议室到组织部小会议室要十分钟。部长作重要指示也是十分钟。正是部长的重要指示提醒了关书记，此时不去看望曾本之，更待何时！如此算来，关书记心里冒出那个当一回不速之客的想法，刚好九点整，比曾本之卜卦预测关书记要来做客的时间晚了整整一个小时！

对关书记来说，这来得十分突兀的奇妙卜卦是很好的开场白：“到底是楚学泰斗，小事情上也有大智慧。”

曾本之不用谦虚，实实在在地说：“殷人创造的甲骨文，主要是两个功能，记事和卜卦。后人研究甲骨文，主要用于断代。卜卦的作用，大家都明白，只是没当回事。人老之后将卜卦的作用捡起来，一是闲来没事，二是试试帮自己省些脑力和体力。”

关书记有心试探：“曾先生可为自己卜卦？”

曾本之坦然回答：“有哇，也是刚刚卜卦的，说我明天必须去宁波参加专业课题会议。”

“这么重要的事，事先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”郑雄一定是急了，在一旁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，话一出口又觉得言重了，马上补一句，“就算再忙，我也要请假陪您去呀！”

曾本之不动声色地表示：“这不是正说着吗，卜卦的结果一出来就告诉你们了！另外，这卦象还说，我的老同事马跃之也要参加这个会，路上有伴，你就忙你的大事去吧！”

“当初你可不是这样！”郑雄到底还是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了，一不上心就将敬语的“您”换成了俗称的“你”，不过他马上意识到不妥，又改了回来，“这么多年，凡是专业方面的活动，您总是先问我的意见。大家都说我是曾先生的‘大秘’，我也确实将自己当成曾先生的‘大秘’。我可不敢想象会换别人来做这个‘大秘’。”

曾本之说话依然是胸有成竹：“你若是喜欢将自己当成‘大秘’，只怕今后会有‘大大秘’要你来当！”

郑雄说：“这辈子我只给你当‘大秘’！”

曾本之平静地说：“我看你是想限制我的自由。”

郑雄愣了一下，人也冷静下来：“我也是怕您外出不习惯，身边缺个照应的人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我不是小孩子，也没有患老年痴呆。关书记来得正好，替我们作个证人：从现在起，我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都与郑雄无关，也不需要他操心了。做错了，说错了，都是我活该，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！”

郑雄连忙说：“我不同意。不管是在楚学院，还是到了文化厅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好您！”

“这话我只相信一半。反正从明天起你会更忙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忙得连这扇门都不记得了。趁关书记在这儿，我再试一卦！”说着话，曾本之将一直用手拿着的两片龟甲摆弄了几下，又盯着龟甲片看了一阵，这才开口一字一顿地说了一串话，“我得恭喜郑副厅长你了！过几天，先弄个正厅级，过两三年，政治气候变化了，还有可能弄个副省级或者副部级，前途无量呀，年轻人！”

曾本之的一番话，让屋子里的人全都变成武汉方言所说的苕，也就是傻子。

还是郑雄反应快，将先前的不高兴全抛到一边，用世上最动人的语气叫了一声：“曾先生，您太神了！”

此时此刻，郑雄记起“老省长”突然跑来参加曾本之的寿宴，趁大家闹着分蛋糕时，好像对曾本之说过什么。郑雄又记起余秘书在短信中说过的话，曾本之是食古不化、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子。郑雄当时将这句话玩味了几次，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判断，那句话的弦外之音是：“老省长”是先找过曾本之，并被曾本之拒绝了，这才退而求其次，转身来找他郑雄的。

于是，郑雄大胆地虚构了一番话：“我晓得‘老省长’之前亲自与您联系过，邀请您继续担任青铜重器学会会长，被您婉拒之后才找到我。‘老省长’交这个底的用意很明显，就是不许我们家的人再拒绝他。他一再说，自己是搞政治的，不是文化人，不会温良恭俭让那一套。他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若是像您一样拒绝他，说不定会被他找出什么歪（方言，茬）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93）

问题是，自己的下半身被棉花庄人看了，天津的男知青还在革委会主任和民兵排长跟前一再说自己克夫，又神神道道地说，把她往草垛里拽完全是鬼使神差，什么意思嘛！金枝想不开，第二天将围巾甩到门框上，一蹬腿把自己吊死了。

在棉花庄，喝多了拽着哪个女人睡一觉，大不了被人打折条腿，拣好东西多送点，上门赔个礼道个歉，不至于出大乱子。现在有了人命，想捂都捂不住，天津男知青被鹤顶公安局带去法办了。偷鸡，流氓强奸罪，提了裤子不认账致当事人自杀；判二十年。

又走了一个。李老师想到二十年后天津男知青可能会变成啥模样，突然泪流满面。她二十一岁了，坐在马扎上听见门外有人踢踢踏踏地走动。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她感到孤独，仿佛被世界抛弃了，扔在一个陌生的小地方。革命就是像牲口一样只知道埋头干活吗？她觉得四年里用崇高的精神克服掉的身体上的劳累，攒一块儿爆发了，骨头里都疲惫泛酸。她想就地躺下来，睡他个地老天荒。她终于觉得应该找个更体面的事做了。二里长的麦趟子哪天割到头啊，三十亩的玉米地，哪天才能将杂草拔得一根不剩啊。就算劳动是伟大的，但最伟大的肯定不是最舒服的。也许，还得找个人嫁了，不过这个倒不急，她等得起。她开门去找村支书。她说，我有知识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，我想为人民教育服务，千秋万代地扎根在棉花庄。支书兼革委会主任从下巴上揪了一根胡子，说：“想明白了，李老师？”

“想明白了，”她说，“语文、算术、音乐、美术，我都能教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。我就说你是李老师嘛。”

李老师就进了棉花庄小学校当了老师，语文、算术、音乐和美术都教过。三年后，和杨杰的父亲、竹器厂的杨千里，结了婚。结婚那天，县长和教育局局长都来了。一个北京知青在鹤顶永远地安了家，是大事，入县志也不为过。他们也想看看鹤顶县啥样的小伙子，降得住咱首都来的姑娘。杨千里老实巴交，谁敬酒都喝。别人问：“千里，高兴不？”

杨千里说：“高兴。”

“高兴那就喝。”一杯酒递过来。

杨千里一饮而尽。

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话文雅，问：“千里同志，你幸福吗？”

杨千里说：“我不姓付，我姓杨。”

李老师的学校同事说：“我是问你，觉得生活幸福吗？”

“幸福，当然幸福。”杨千里说，“幸福就得喝酒，对吧？我喝。”

端酒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见杨千里粗大的指关节，因为长年砍竹子、劈竹子、编竹器，指关节像竹节一样坚硬结实。毫无疑问，他是鹤顶县国营竹器厂最好的工匠。

县长喝完喜酒，坐着吉普车回去，头脑里总是出现杨千里酷似竹节的指关节。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县长心疼得直嘬牙花子。他问同行的教育局局长：“老田，那女的真是北京人？”

“档案里是这么写的。”

“档案里写了，那就是吗？”

事实上，对李老师籍贯的怀疑不只领导，棉花庄人没事也琢磨。运河南岸的棉花庄人不自卑，不过对面站一个从北京来的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北京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首都。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就在北京，住在中南海，旁边是天安门，还有周总理和朱老总。李老师从北京来。谁也不会轻易地从北京来的，这个想必你一定明白。一个北京人更不会轻易地离开北京，到另外一个地方扎下根的，想必这个你也明白。就算这些你都能想明白，那你告诉俺们棉花庄人，为什么这个北京人在棉花庄待了六年，从来没见着一封北京来信呢？

伟大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工作忙，全世界人民都尊敬的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应该会写信来啊；周总理和朱老总也忙，她家里人也应该写封信来啊。一封都没有，陈会计对天发誓。私下里他曾拆开过两封李老师寄往北京的信，一封寄的是两张白纸，另一封寄的也是两张白纸。陈会计没有勇气拆第三封了，李老师的信封封得十分谨慎，粘好了之后又在封口处写了两个字：“李缄”，像大队部开证明时盖的骑缝章。拆开后再封上，让两个字重新完美地骑缝，难度太大。陈会计也让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对天发誓，这事绝对不能传出去；私拆信件是犯法的。支书说，屁，咱这是政治审查！陈会计松了一口气，说，政治审查好啊！接着感叹，支书就是水平高，偷看别人信件满足一下好奇心，也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。他回到家对老婆说，本人政治审查了李老师的信件，二蛋他妈，你猜怎么着——李老师往北京寄了四张白纸！对了，这是政治审查，不许到外头乱讲！

陈会计的老婆，二蛋他妈，颠着小碎步敲开隔壁的院门，脑袋从门缝里伸进去说：“社会他妈，俺们家老陈和支书政治审查了李老师写的信，你猜信里写了啥？毛主席万岁？不是，她没写毛主席万岁，也没写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，她什么都没写！”

社会他妈说：“啥都没写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“你看你，没政治觉悟了吧。”二蛋他妈说，“寄了四张白纸！一封信四张！四张白纸寄到北京，寄给谁呢？你慢慢想吧，我回去了。别传出去啊！”

社会他妈想了想，觉得这事有点儿意思。一个字不写，忙活送信的呢。邮递员摇了两个月船到北京，就为了送四张白纸。让你们家老陈查！她在围裙上擦了把手，敲开前排马列家的后窗户。马列他妈正在屋子里擦身体。马列他妈四十多了，干了四十年农活儿，在泥土里摸爬滚打，身上还是很白。社会他妈说：“马列他妈，知道吗，李老师每个月往北京寄了四张白纸！”

马列他妈搓了一把胳肢窝，问：“那纸有我白不？”

“奶子都挂到裤腰上了，还臭美！”社会他妈说，“你以为你十八啊？”

“你可看清楚了，刚到肚脐眼儿呢！你哪只眼瞅见人家李老师寄白纸了？”

“支书和陈会计政治审查审出来的。你不懂，涮你的屁股吧你。对了，别往外说啊！”

马列他妈低头闻不到胳肢窝里的酸味了，穿上衣服去了后街的唐文革家。唐文革他爸和她是一个互助组的，干活儿时总爱靠着她，为了干完自己手上的事以后来帮她。除了床上那点事，什么都谈，马列他妈有时候觉得唐文革他爸其实是她的闺密。

“你听说没有，文革他爸，李老师每个星期往北京寄四张白纸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陈彦　（连载101）

那晚从宾馆出来，她第一个又想到了储有良。只比安北斗大三岁，人家已是副县长了。她妈说，只怕安北斗八辈子也赶不上，除非把那一摊看星星的破玩意儿撂到爪哇国去，看下辈子能不能混个县团级。县团级在她妈眼中，那就是天神爷的位置。连她爸也没敢朝那儿想。但她妈倒是有信心，老说：吃！谁管着县团级，咱就天天请他来吃，我天天给他做，看杨家给祖坟还弄不下一炷县团级的香火了。她爸让悄着，她妈偏要喊：你非给咱弄回来不可！靠你那个死女婿，只怕还得活倒匀回去当副股。

也就在这时，信息又来了，是储有良的：

艳梅，休息了吗？我把手机忘在你家了。现在可以来取吗？我就在你家附近。

她心里突然一阵悸动，几乎路都有点走不稳了，是一路小跑着回家的。院子里除了乱转乱嗅的猫狗，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身影，都快凌晨一点了。可当她打开门，准备进房时，身后猛然闪出储有良来。似乎再也不需要舒缓低迷的爱情音乐和跳舞来热什么身，她端直就被倒推着移到了先前止步的席梦思前。乳罩扣环忙乱中解不开，竟然被他从胸前的连接处撕成了两个莲花瓣，胡乱扔到写字台上，一下扣住了一个洋布娃娃灯罩的半边脑袋。她还说：储县长，你干啥呢？但也没有阻挡他去撕扯另一处并不结实的遮羞布。她是希望有点过程，起码得有几句过渡的话吧，可一切都不似想象的那么诗意浪漫。储有良已是烂泥糊也要全然吞咽下去的焦渴状。还没等她回过神来，他就已经彻底占领了安北斗才合法拥有的领地，并一阵狂轰滥炸，让她彻底沦陷了。从床上到地上，再到沙发上，让她想起了战争片中实施的“焦土政策”。她觉得这个端午之夜自己是完全被“焦土”、被“肢解”、被“大辟”、被掰碎揉化了。当他们静静躺到床上，还没过一分钟，储有良就呼哧打鼾起来。也只有这时，她才看清，他比安北斗白，是白了许多。安北斗日晒夜露的，有时看上去简直酷似一截焦炭。

储有良的手机的确是在客厅里放着。是不是故意丢下的，她没有问。她已知道他离婚了，现在是单身。县城可是有不少靓姐靓妹对他有意思，说有的都在发起总攻了。可储有良偏偏在见她第一面后，就盯住不放。当他们在曼妙的音乐中起舞时，他多次对着她耳朵说：“你很有味道！”她还故意装作不懂地问：“储县长是说我们不讲卫生吗？”他笑笑说：“明知故萌！不过我就喜欢你这股萌劲儿！”

她开始并没有想到自己和储有良会走到这一步。调到县城后，也有不少人见她“单吊”着，频频起过歹意，都被她用尖头皮鞋和耳光制服了。有的还是很有地位的人。玩是玩，乐是乐，底线她仍坚守着。她是安北斗的老婆，是安妮的母亲，还是杨局长的女儿。她得给孩子和当局长的父亲顾住脸面。说县城大，上街头发生的事，下街头一时三刻就知道了。她的确对安北斗越来越不满意，但直到端午节前，也没产生“断舍离”的念想。她甚至还跟父亲商量过，是不是找人把北斗调进城算了。可她妈坚决反对，说混不出人样，调来干啥？这事就搁下了。随着端午之夜的“焦土”式沦陷，一切就朝难以想象的轨道上滑去。

其实那是她人生最纠结的一夜。她那么希望与储有良在一起，觉得有种特别高级的感觉。可当他第一次把她快压倒在身下时，她又奋力反抗着结束了那顿似乎掺杂着毒品的精神盛宴。那一刻，她觉得特别对不起北斗，并且急于想见到他。可当她走进宾馆，听说他又去山上与星月做伴时，就一下失望得犹如跌进了冰窟窿。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指望呢？固然，他不嫖、不赌、不贪杯、不吸毒，许多臭男人身上的毛病，几乎全都没有。可恋上了星月，用她妈的话说，既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还不如吃喝嫖赌了实在呢。关键是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。你升不了官，做生意也行啊！那么多人下海经商不都赚了吗？你夜夜盯着空气算咋回事？还是她妈那句话，他不是说空中好多星星都是纯金纯银，还有纯玉石的吗？拉一颗回来拴在自家后院才算本事！你又不是三岁娃娃，指望数星星找乐子。县城人可是比小镇人活得实际多了，那就是看你家有没有当官的；没当官的，在好单位也行，政府、银行、电老虎之类的都算有脸面；没有这些，有房产、存款、像样的铺面也成，反正没面子没钱财的，一概都不在他们眼窝攒。她爸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，将来一退，家里靠谁？靠一个夜夜数星星的人，岂不窝囊透顶？当她离开宾馆时就在后悔，不该拒绝了储有良。正在这时，储有良就发来了要回来找手机的信息。她是瞌睡遇见枕头地快速朝回跑去。后来的一切轻度抵抗和挣扎，就都是一个女人与愿意上床的男人，在走一些必要的程序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